

武林潮

东方英 著



武林潮 下

东方英 著

中华书局出版



第十一章 其罪在我

骆人龙诊断出落星堡八堡主圣手书生田巧的疯狂之病，乃是起于被人暗中用天魔指法点了穴道之故。

他刚把这个病因说出，便只听落星堡七兄弟同时恨声道：“一定是骆一飞那老儿下的毒手！”

骆人龙心中好不恼火，语声一冷道：“令弟是什么时候发病的？”

二堡主田均迅答道：“那日子好记得很，算起来正是五年前的端午节。”

骆人龙回想五年前的端午节，他父亲日月叟骆一飞不是好好的正在黄山家中么！不但那时候他父亲在家中，简直可以说，他父亲在那几年，根本就没有离开黄山一步。

根据这种事实，任谁也己可以看得出，其中大有文章。

最使骆人龙悚然而惊的，是除他以外，武林中竟有了第二个会天魔武功的人。

这人是谁？

是三堡四派中的人？抑或是另有隐身之人？

目前，这两个问题，看来只有从圣手书生身上追查了。

动念间，骆人龙心中已然有了主意，又问道：“令弟未受伤之前，他的情绪正不正常？”

落星堡七位堡主，差不多一致道：“那时，我们的心绪都不很宁静。”

骆人龙道：“为什么？”

二堡主田均解释道：“那时骆老儿连伤了三堡四派许多门下弟子，请想，我们的心情平静得了么？”

骆人龙道：“令弟八堡主是不是更特别些？”

大堡主田畴忽然“呵！”一声，道：

“呵！我想起来了，有一件颇不平凡的事，或许可供铁少侠参考。”

“大哥，什么事？”未等骆人龙开口，他的兄弟们都已瞪大了眼睛，忍不住抢先催促着。

大堡主田畴道：“在那年端午节前三天晚上，我发现八弟老是在我房外走来走去，好象有什么话，想向我说似的。”

五堡主田异道：“大哥一定问过八弟了？”

大堡主田畴道：“愚兄当然问过他了，可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却黯然一叹，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开了。”

二堡主田均道：“大哥，你为什么不追问。”

大堡主田畴道：“我本想待第二天好好找八弟谈一谈，那知第二天一早便接到高阳堡的通知，邀约愚兄前往赴会，等到我回来，八弟已经出了事了！”

骆人龙插嘴道：“不知在下可否问一句与令弟病情不相干的话？”

大堡主田畴笑道：“铁少侠太客气了，少侠有什么话，老夫无不乐于答复。”

骆人龙道：“不知大堡主被邀从往高阳堡为了何事？”

大堡主田畴道：“高阳堡截获了几封骆老儿联络一千隐世

老魔，预备造恶江湖的亲笔信件，特邀老夫前往共商对策。”

骆人龙沉思了片刻，道：“大堡主对于令弟八堡主发病后所发呓语，到底作何看法？”

大堡主田畴道：“依常理而论，舍弟可能被迫做了一些自己不甘愿做的事。”顿了一顿，又非常有自信地道：“但是，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愚兄弟在武林中，虽说不上是什么人物，可也不是任人摆布之人。”

骆人龙道：“在下就事论事，……不知大堡主曾否把令弟的疯言疯语，和出事前令弟失常的行为，作过一番联想？”

大堡主田畴一怔道：“老夫，老夫，倒是没有如此想过。”

骆人龙道：“在下认为这两件事，是极有关连的，不知大堡主以为然否？”

大堡主田畴愣了半天，道：“老夫如今想起来，觉得少侠的话甚是有理，只怪老夫当时太迟钝了。”言下有说不尽的后悔。

二堡主田均道：“大哥，你也不用懊悔了，等铁少侠医好了八弟的病之后，我们再仔细研究并作补救吧！”

大堡主田畴起身向骆人龙一揖道：“承蒙少侠一语提醒梦中人，老夫内疚于心，片刻难忍，恳请少侠速展回天之术，拯救舍弟脱离苦海，愚兄弟感戴无涯。”

骆人龙剑眉双蹙还礼道：“大堡主言重了，在下敢不尽力而为，只是……只是……”

二堡主田均接口道：“铁少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尚请直言见告。”他因深知道天魔指的厉害，生怕骆人龙功力火候不足，无法奏效，又怕骆人龙年轻面嫩，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出实情，勉力而为，结果，不但病医不好，反使八堡主田巧的病况发生了变化，增加以后医疗上的困难，所以如此说。

法。

骆人龙道：“令弟伤势原就不轻，又加拖延日久，被制经穴发生硬化，要治愈他，恐非一朝一夕之功。”

大家一听骆人龙所说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不由都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长吁一口气。

大堡主田畴道：“天魔指乃是一种绝毒的指法，只怕除了少侠以外，普天之下再也无人可治；老夫刚才虽免性急了一些，少侠不用放在心上。”

骆人龙道：“此外还有两件事，须请大堡主俯允并赐助。”

大堡主田畴道：“少侠尽管吩咐，为了我们八弟的病，落星堡皆尽一切以赴。”

骆人龙道：“第一件事，有几株难找的药物，大堡主必须要设法备齐应用。”

大堡主田畴道：“什么药物，少侠只管说出来，我们马上照办。”

骆人龙开了一张药方，交给大堡主，大堡主田畴看了看，眉头皱了半天，始将药方交给三堡主田畋道：“不惜任何代价，务必备齐这些药物。”

三堡主田畋接过药单，退了出去。

骆人龙又道：“第二件事，每天上午，在下必须与令弟单独共处两个时辰，助他慢慢恢复萎缩了的筋络。”

大堡主田畴沉吟一下道：“要不要愚兄弟为少侠护法？”话说得好听，其实却是不大放心骆人龙一个人留在地下室中。

骆人龙单刀直入道：“堡主放不放得下心，要是放不下心，只管明言好了。”

大堡主田畴哈哈大笑道：“愚兄弟只是想少在少侠身边听候

差遣，现在少侠既然这样说，愚兄弟就乐得偷这个懒了。”

骆人龙也是一笑道：“各位请！在下这就要开始行动了。”

六位堡主，就这样被骆人龙请出了地下室。

骆人龙暗笑着关上室门，走向圣手书生田巧身边，伸指向他“玄机”穴上点去。只见他的指尖，陡然一阵急颤，以肉眼难辨的速度，以深、浅、缓、急、轻、重各种不同的式势连点了七七四十九下，把指力射入圣手书生田巧体内。

圣手书生田巧的伤势很重，下手加害的人功力又极为深厚，骆人龙要不是所习的“天元心法”有克制“天魔内功”的特性，单凭功力，骆人龙纵是知道解穴奥秘，也不可能解开圣手书生田巧被制了四年以上的穴道。

不过，骆人龙本身的内力，也就消耗得相当可观了。

骆人龙由于自己内力消耗太多，解开圣手书生田巧的穴道后，不等对方恢复神智，便又出手点了对方的睡穴。自己则坐在圣手书生田巧身边，调息起来。

直到骆人龙自认内力恢复到足以应付圣手书生田巧清醒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时，才收功而起，拍开了圣手书生田巧的睡穴。

圣手书生田巧回醒之后，发了一阵呆，霍地跳起来向室外冲去。

骆人龙幌身阻住圣手书生田巧道：“八堡主你要到那里去？”

圣手书生田巧怔然道：“你是谁？为什么阻住我的去路？”

骆人龙道：“我是为你医病的，你的病体还没有全好，现在不能出去。”

圣手书生田巧冷冷地瞧了骆人龙一眼，道：“我不认识你！”

接着双手一推，道：“让开，我有要紧的事情，非马上出去不可。”

骆人龙双手疾出，粘住圣手书生田巧推出的掌心，向前一送，把圣手书生田巧震得倒退跌回床上，冷笑道：“你有什么话，可以先告诉我。”

圣手书生田巧又复跃起，仍向室外冲去道：“你如果再阻止我，你便将成为武林罪人了。”

骆人龙冷笑道：“你要不把话说明白，莫想走出此处一步。”一招“擒龙手”，又把圣手书生田巧甩回床上，厉声道：“你久病初愈，内力未复，最好安份一点。”

圣手书生田巧原就是心思灵巧之人，两次被骆人龙挡回，便已看出以目前情势，实在强不过骆人龙，同时，他心中也生出了满腹狐疑，愕然道：“久病？我病了多久？”

圣手书生神智被“天魔指”所制，疯癫了四五年，这四五年来的非人生活，在他记忆中只是一段空白，在他意念里，发疯的前一天，便是昨天，今天与昨天之间，能会有多久，怪不得他有此一问了。

骆人龙当然了解这个道理，遂简明地道：“你被人用‘天魔指’点伤了脑神经，过了将近五年的疯癫生活，刚才在下才解开你被制穴道，使你恢复了神智。”

圣手书生田巧听得不由愣了半天，道：“你这话是真的？”

骆人龙道：“我没有骗你的理由，同时，你只须仔细看看这地下室中的情形，和你双手双脚被铁链长期锁铐的痕迹，难道你还不能明白么？”

圣手书生田巧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只因神智初复，没有注意这些事实，这时，一经骆人龙提醒，掠目四望，

双手抚摸了一阵被铁链锁过的创痕，忽然，仰头叹声道：“完了！完了！都是我犹豫不决，而致铸下了大错。”显然，他是完全相信了骆人龙的话了。

骆人龙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圣书书生田巧道：“你先把近四五年来，江湖上的变动情形告诉我。”

骆人龙道：“近年来，江湖上所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也不知从何说起，你想知道什么？你问我答好了。”

圣手书生田巧第一句话便问道：“日月叟骆大侠的近况可好？”

骆人龙心中不由一震，道：“你为什么如此关心骆大侠？”

圣手书生田巧深深一叹道：“我怕我们三堡四派害了骆大侠。”

骆人龙促声道：“为什么？”

圣手书生田巧苦着脸道：“因为……因为……”

骆人龙道：“因为什么？”

圣手书生田巧道：“因为有人暗中嫁祸骆大侠，策动三堡四派对骆大侠不利。”

骆人龙心里悲呼一声“爸爸呀！”默祷道：“孩儿总算证实了你老人家的冤情了。”接着沉声道：“三堡四派果然卑鄙无耻！那嫁祸之人是谁？快说！”

骆人龙显然太过激动，说话时竟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了。

圣手书生田巧那有看不出之理，当时正声道：“你是谁？”

骆人龙嘿嘿笑道：“我要将姓名告诉你，你只怕就不会说实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我劝你还是少费心机吧！”

圣手书生田巧摇头道：“你错了！目前我没有向你使用心机的必要，我只是不愿再做不明不白的事罢了。”

· 骆人龙哼声道：“你倒说得漂亮！”

圣手书生田巧道：“我不是说得漂亮，而是我内心确实如此，不管你是暗中害人的魔党也好，我都可以向你说实话。”

· 骆人龙一愕之间，只听圣手书生田巧又解释道：“因为，你如果是暗中害人的魔党，我要说的话，你早已知道了，再向你讲一遍又有何妨，你如果是我们三堡四派的朋友，我更要向你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我们三堡四派做错了事，也好亡羊补牢，谋求挽救之道，你要是来向我们找麻烦的人，明白真相以后，或许会使你改变做法，所以，我没有不说实话的理由。”

· 骆人龙微一沉思，便下了决心道：“好！我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接着警告地道：“不过我要警告你，我既然能够医好你的疯狂之病，一样也可以使你再丧失神智，甚至，用更厉害的手段加予你，希望你说话时多考虑考虑必然的后果。”

· 圣手书生田巧朗声一笑道：“我已经看出你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而我也不是受吓唬的对象。”

· 骆人龙对圣手书生田巧这番话，暗中也甚是折服，觉得他这人既识利害，又明是非，不是信口开河的小人，不妨就先相信他一次，于是，坦率地自认道：“在下姓骆，名人龙，先父便是日月叟骆一飞。”

· 圣手书生田巧微吃一惊道：“令尊……令尊什么时候仙逝的？”

· 骆人龙恨声道：“先父便是在四年之前，被你们三堡四派害死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圣手书生田巧凄厉地叫了一声：“天呀！我田巧真是百死莫赎了！”

骆人龙冷笑道：“你现在准备怎样赎罪？”

圣手书生田巧一脸愧怍之色，倏地扑向骆人龙拜倒，道：“我田巧誓以有生之年，听候少侠驱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骆人龙进入落星堡原是满怀复仇之火而来，尤其对圣手书生田巧，由于猜疑是他伪造书信，使自己父亲蒙冤，更有着说不出的痛恨，所以，用了一点心机把大家支开，就是预备用霹雳手段向他逼供，那知他竟是良知未泯内愧于心，早已立志赎罪了。

骆人龙这时虽看不透圣手书生田巧的态度是否出于真情实意，可是以他为人心性，却再也硬不起心肠来对圣手书生田巧疾言厉色了。

他转念之间，便换了一付和颜，扶起圣手书生田巧，诚恳地道：“八堡主，你不必如此，在真象未白之前，在下实不敢接受八堡主这等抬爱之情。”这是老实话，要不是骆人龙，此时此地，只怕谁也说不出来。

圣手书生田巧那种举动，倒不是虚情假意，一时冲动，也不是安有什么坏心眼，只因他是一个经验阅历都相当丰富的聪明人，又加他有他知道的秘密，虽说他和骆人龙只谈了几句话，外表看去，他那种举动，显得有些突然，其实，他是在对骆人龙作下了一番观察和判断后，才打定这个赎罪图报的决心的。

只是有一点，他却没有量准骆人龙这时的心情，所以，他这片诚心，并未能成为骆人龙所接受。

不过，骆人龙这句对人以诚的话，却在圣手书生田巧单纯的赎罪心情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作用，使圣手书生田巧对骆人龙在形式上的图报之外，更起了活的感情，和由衷的折服。

所以，圣手书生田巧不但不抱怨骆人龙不接受他的诚意，反而更赞赏骆人龙的君子行为，就势起立道：“君子相交以诚，少侠之言甚是，田巧愿意接受考验。”

骆人龙道：“考验不敢，但愿我们能先开诚一谈。”

二人在室内相对坐下，骆人龙开门见山道：“请问八堡主，你可曾伪造先父的书信？”

圣手书生田巧一叹道：“在下就因伪造过令尊的书函，才内愧于心，落得深受人家的暗算。”

骆人龙听了，显然有点激动，双手微微颤抖起来，但最后，总算控制住了自己，又道：“你们三堡四派为什么要这样陷害先父？”

圣手书生田巧连连摇头道：“不！不！”三堡四派只是被人利用了的工具而已，其实，暗中另有主谋之人。”

这话大出骆人龙意外，不由愕然道：“有这种事？”一顿又道：“暗中主谋人是谁？”

圣手书生田巧苦笑道：“那人是谁？我也不知道。”

骆人龙剑眉一轩道：“你这话令人有点难以相信。”

圣手书生田巧道：“我也不知道，这话很难使少侠相信，但，事实确是如此，我可以把当时的情形说出来让少侠衡度一下。”

骆人龙点了一点头，道：“在下静听堡主解说。”

圣手书生田巧微一沉思，整理一下脑中记忆，长话短说

道：“我就从五年以前说起吧！五年前，平静的武林，突然被人用“天魔宝录”上的武功，掀起了恐怖的浪潮，首先遇害的，是少林弟子，接着，武当王屋二派也有弟子遭了灾殃。”

骆人龙马上联想到这三派都有人知道他父亲得了“天魔宝录”，忍不住截口道：“于是便有人猜想是先父下的手了。”

圣手书生田巧道：“没有，首当其冲的三派，除了派人暗查以外，从未提起过令尊。”

骆人龙“哦”了一声，虽没有再说什么话，但圣手书生田巧却还是停了一停，才接下去道：“大约在三派弟子受害后的第四个月，三堡和其他四派的门下弟子也遭到了“天魔武功”的伤害。”

骆人龙道：“这时一定提起先父藏有“天魔宝录”的事了吧？”

圣手书生田巧道：“令尊藏有“天魔宝录”之事，江湖上仍无传闻。”

骆人龙暗忖道：“奇了，少林苦行大师，武当一心道长没有疑及我父亲，犹自可说，可什么王屋柳去非也忍得住不说的呢？”骆人龙在王屋与柳去非打过交道，对铁指先生柳去非印象并不太好。

这时，只听圣手书生田巧继续道：“直到我糊里糊涂被人利用，伪造了令尊几封书信，被高阳堡截获了，王屋铁指先生才出面指证令尊藏有“天魔宝录”之事。”

骆人龙道：“八堡主，你是怎样被人利用的？”

圣手书生田巧道：“说起来真是汗颜，事情就发生在距此地不远的唐河，那天，我无意间在唐河酒楼上认识了一个年高奇人，两人谈得甚是投机，他约我第二天到他寓所去，我

应约去了，一入门便被他出其不意地点了一指，接着，便要我替他伪造了四封令尊的信函，我也不知怎的，当时竟没有丝毫抗拒的意念，完全照他的意思做了，一个时辰之后，我才恢复了理智，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重大的错事，我向他交涉，要求毁去那四封信，他不但不答应，而且，还威胁我，要我守口如瓶，如若走泄了风声，他便以更厉害的手段来对付我。”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头道：“唉！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透，我怎会糊里糊涂替他伪造那些信件的，这种事情有谁会相信呵！我想少侠一定也不会相信的。”

骆人龙极自然地道：“我完全相信你的话！”

圣手书生田巧奇道：“你怎能相信这种连我自己都想不透的事？”

骆人龙道：“那老人会‘天魔武功’，他用天魔指力控制了你的神智，所以你无从反抗他。”

圣手书生田巧犹有不解道：“天魔指力既然这样厉害，他为什么不干脆用天魔指力直接去控制他要控制的人，又何必非要转弯抹角，出之挑拨嫁祸之手段呢？”

骆人龙道：“天魔指力，用于控制一个人的意志思想，不是没有缺点。”

圣手书生田巧道：“有什么缺点？”

骆人龙道：“它的缺点，就是控制时间不能维持太久，即使由功力到了极顶的人出手，也只能控制一个人到十二个时辰，同时，施展起来，也极是损耗真力，不宜常用。”

圣手书生田巧领会地道：“难怪事后我的神智会自动清醒过来，天魔指力要没有这种缺点，天下武林可真不知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面目了。”

圣手书生感慨了一阵，不等骆人龙催促，又自动叙述道：“我回堡之后，原想不顾一切厉害，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大哥，可是一时又怕我们大哥不肯相信，于是在犹豫之下，一拖就拖了不少的日子，直到我那伪造的信件落到了高阳堡手中，而且，也开始计议对付令尊的时候，我才着了急。”说到这里，圣手书生田巧愧悔万分地，声音也变得哑了，继续道：“终于，我下定决心要说了，但当我走到我大哥房门口时，耳中却听得有人用‘传音入密’神功警告我道：‘你要向谁说了，你便害了谁。’自然，我不能害了我们大哥，所以，我终又没有说，而最后，我便连要说的机会都没有了，那老人突然现身，又点了我一指，要不是少侠说起，我真不知道我已经过了四五年的非人生活哩。”

一抹阴影袭上了骆人龙的心头，他不能不相信这是事实，可是这件事实，却使他失去信心。

难道他对三堡四派所下的一番苦心，就这样白费了么？

骆人龙有些徬徨和迷惑了。

二人沉默了一阵，八堡主圣手书生田巧又请求骆人龙告诉他这次江湖动乱的详细情形。

骆人龙在叹惜中，把这些年来情形择要地告诉了圣手书生田巧。

圣手书生田巧叹道：“想不到我们三堡四派，竟糊涂到这种地步。不知少侠可相信我刚才所说的事实，和原谅我们三堡四派的愚昧无知？因为，这都是暗中阴谋者所造成的结果呵！”

骆人龙不是看不到这一层，但是，他能作此断然的承诺么？

同时，三堡四派那些老顽固，会相信圣手书生的话么？有承认做错了事的胸襟么？

这些问题在骆人龙脑中不断地打着圈圈。

就在骆人龙默默不语，苦苦考虑的时候，圣手书生田巧的心情，可说是紧张到了极点，因为骆人龙的一点头和一摇头，不但可以决定三堡四派的命运，而且，也是整个武林兴衰的关键。

骆人龙是不平凡的，圣手书生田巧对骆人龙深有认识，所以，他不能不耽心骆人龙的决定。

骆人龙脸上的神色，急速的在变化着，时而悲愤，时而忧戚，最后，云开雾散，顿然开朗，点头一叹道：“我不是拘于私仇的人，我既能原谅三位盟叔于先，自然，也能原谅你们三堡四派于后，不过一切都还待看事实的演变，才能作最后的决定。”

骆人龙的胸襟气度，确非常人能及，这话原是圣手书生田巧切盼听到的，可是，在他听了这话之后，心里却难过了半天，觉得名动江湖的三堡四派，在骆人龙面前，真是显得太渺小了。

圣手书生田巧高兴得握住了骆人龙的双手，又感激，又惭愧地道：“谢谢你！谢谢你！你待我们真是太宽大了。”

骆人龙苦笑道：“八堡主，且慢谢我，你们三堡四派放不放得过我，还难说得很哩？”

圣手书生田巧皱眉扼腕道：“三堡四派人多口杂，意见分歧，要一举开导他们，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由我从内部发起，并非没有可能，怕只怕那暗中的魔鬼又暗中捣乱，那就很难说了。”

骆人龙心中一动道：“八堡主，自先父蒙冤遇难以后，除了在下的复仇举动以外，江湖上一直没有别的事情发生，你能说出其中道理么？”

圣手书生田巧凝思片刻，道：“我想先请问少侠一句话？”

骆人龙道：“八堡主请不用客气。”

圣手书生田巧道：“不知骆少侠自认对付我们三堡四派，有没有稳操胜算的信心？”

骆人龙老实地道：“在下既已潜入你们三堡四派，相信不出半年，必能使你们三堡四派内部起变，再也团结不起来，最后的胜算在下已经掌握了八成。”

圣手书生田巧道：“如果那暗中之人，正是想利用少侠打击我们三堡四派，则他对少侠所作的努力，必已非常满意，根本用不着横生枝节，只须等待收获了。”

骆人龙笑道：“英雄所见略同，在下也是这个想法。”

圣手书生田巧接道：“既是如此，则少侠寻仇三堡四派的计划，一点也不能放松和变更了。”

骆人龙道：“堡主的疯癫之病，也不应就此痊愈。”

圣手书生田巧一怔后，哈哈大笑道：“在我大哥面前也不能透露口风么？”

骆人龙点头道：“在下觉得未到时候，应该只有我们两人心里有数。”

圣手书生田巧何等聪明巧慧之人，心领神会地道：“莫非少侠在敝堡有了什么发现不成？”

骆人龙一笑道：“不必如此，反正你疯狂病已痊愈之事，不到诱出敌踪是不宜泄漏的。”